

獨立建國與外交承認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

摘要

我們先將探討國家的肇建，接著介紹獨立建國的過程，再來說明外交承認的重要性，然後分析外交承認的考量，特別是瞭解強權的外交承認，並且進一步解釋美國的外交承認，當然，我們也要知道台灣人建國的困難點，包括國內政治光譜的解析。

關鍵詞：國家肇建、獨立建國、外交承認、台灣、美國

A state such as Taiwan can have Westphalia sovereignty, but not international legal sovereignty.

Stephen D. Krasner (1999: 4)

壹、國家的肇建

所謂的主權國家 (sovereign state) 是相對於隸屬於他人的屬地¹ (dependent territories)，也就是法理享有主權的獨立國家 (independent state)。介於兩者之間的則是準國家 (quasi state)，是指領土有爭議者 (圖 1)，又稱為實質國家 (de facto state)，譬如台灣 (中華民國) (Jackson, 1990; Pegg, 2000; Lynch, 2004)。目前，世界上有 206 個國家，其中聯合國的會員國有 193 個²，觀察員 2 個 (梵蒂岡、巴勒斯坦)，另外 11 國的法理主權不完整³，也就是不被承認的國家 (unrecognized states)，包括台灣⁴ (Wikipedia, 2017: List of Sovereign States; Caspersen,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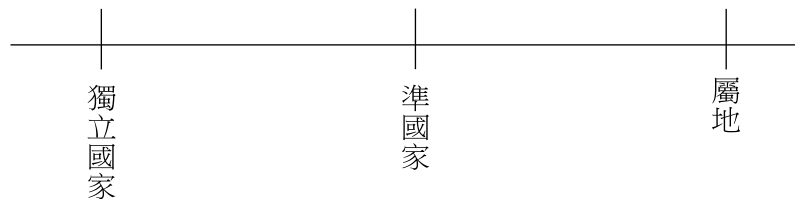


圖 1：領土的政治安排

¹ 也就是自治領、或殖民地，譬如英國 (百慕達、直布羅陀)、美國 (波多黎各、關島)、澳洲 (科科斯群島)、紐西蘭 (托克勞)、法國 (留尼旺、法屬玻里尼西亞)、挪威 (斯瓦爾巴)、丹麥 (法羅群島、格陵蘭)、芬蘭 (奧蘭)、荷蘭 (阿魯巴)、以及中國 (香港、澳門) (Wikipedia, 2017: Dependent Territory)。

² 在二十一世紀才被允許加入聯合國的國家包括南蘇丹 (2011)、蒙特內哥羅 (2006)、以及東帝汶 (2002)。

³ 包括阿布哈茲 (Abkhazia)、庫克群島 (Cook Islands)、科索沃 (Kosovo)、納戈爾諾-卡拉巴赫 (Nagorno-Karabakh)、紐埃 (Niue)、北賽浦路斯 (Northern Cyprus)、撒拉威 (Sahrawi)、索馬利蘭 (Somaliland)、南奧塞提亞 (South Ossetia)、以及聶斯特河沿岸 (Transnistria)。在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n.d.) 的網站作站內查詢，只可以找到庫克群島、科索沃、以及紐埃。

⁴ 譬如美國國務院把台灣列為其他 (other)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2017)。

人類學把國家分為既有的國家（primary state）、以及後來才衍生出來的早期國家（secondary state, early state），前者是指西元前就自我孕育出現的文明古國，包括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印度、中國、及秘魯，而後者是指其他與外部力量互動才制度化的政治組織（Smith, 2006; Spencer, 2010）。政治學則把焦點放在『西發里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 1648*）簽訂以來，領土國家（territorial state）如何走出由帝國、神權、或是封建王朝所支配的漫長中世紀（500-1400）進入現代，終於確立對於國界內部所有活動的專屬控制，也就是所謂的主權（sovereignty），而這些國家也因此被稱為現代主權國家（modern sovereign state）、或是現代國家（modern state）。此後，不僅領土與國家的主權緊密結合，人民的認同及權利也開始與國家密切相連（Murphy, 1996: 92-92; Krasner, 1993）。

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出現則是在美國獨立戰爭（1776）、及法國大革命（1789）以後，國家主權從此不再屬於絕對王朝、而是由人民所有，這是「人民主權」（people's sovereignty）的濫觴、取代過時的「王朝的主權」（dynastic sovereignty）。由於國家的正當性建立在民族，也就是民族才有權利（right of nations）掌有自己的國家、控制自己的領域，而民族主義者的任務就是如何將鬆散的人民（people）凝聚為具有現代意義的民族（nation）。進入十九世紀，受到浪漫式民族主義（Romantic nationalism）思潮的鼓舞，除了 12 個拉丁美洲國家分別擺脫西班牙、及葡萄牙，希臘（1830）、比利時（1831）、羅馬尼亞（1878）、及塞爾維亞（1878）先後獨立。不過，也因為相信先有民族、後有國家，這時候也有義大利（1861）、以德國（1871）將諸邦統一為國家，國家數目稍有抵減。

在 1816 年，國際上只有 25 個國家，到了十九世紀中也只有 46 國，到了一次大戰也不到 50 國，目前則超過 200 個，中間只有 48 國消失（Coggins, 2014: 5, 23）。在二十世紀，國家數目的成長總共有三波，第一波是在一次大戰結束後，奧匈帝國、以及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分崩離析；第二波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英國、法國、比利時、及葡萄牙在亞洲、中東、及非洲殖民地的獨立；第三波則是在冷戰結束後，蘇聯、南斯拉夫、及捷克斯洛伐克的解體（Wimmer & Feinstein, 2010: 765, Fig. 1）。這些國家的肇建基

本上是建立在民族自決權 (national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的理念，特別是美國總統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所倡議的『十四點計劃』，他說 (1918)：「不可以逼迫任何民族生活在一個她不想要的國度」⁵，也就是民族有權利要求建國，宛如文化靈魂尋求政治身軀。

貳、獨立建國的過程

我們如果將獨立建國的過程解析，由獨立運動、國家肇建、到外交承認⁶，最基本的目標是國家的實質存在、以及法理主權的確立，簡而言之，就是建國跟獨立 (圖 2)：由獨立運動到國家肇建的成功，關鍵在於民族意識的強弱，也就是民族塑造 (nation-building) 是否成功，甚至於連獨立運動的出現也決定於民族塑造；由國家肇建到外交承認，外部主權 (法理承認) 的確認相當程度決定於內部主權 (事實獨立) 的穩固，這時候，除了國家建構 (state-building) 的努力，也就是國家制度的打造，還要端賴內部的成員是否有起碼的共同體意識，仍然迴避不了民族塑造的課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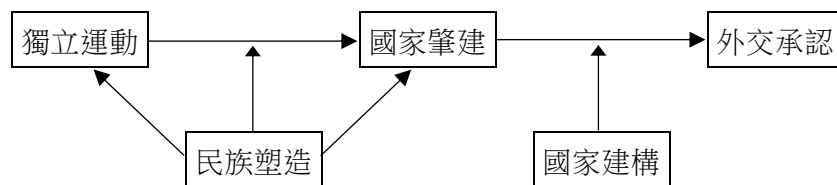


圖 2：獨立建國的概念架構

一般所謂的建國、或是國家建立，不管稱為國家肇建 (state-making)、國家形成 (state-formation)、還是國家開創 (state-creation)，除了既有的國家，國家的出現不外向心 (centripetal)、及離心 (centrifugal) 兩種力量的拉鋸。Crawford (2006) 將國際法上對於國家創造的模式分為六種，除

⁵ 原文是：「No people must be forced under sovereignty under which it does not wish to live.」(Fabry, 2010: 119)。

⁶ 或稱為國際承認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了復國（譬如波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比較特別，我們大體可以歸納為分（separation）與合（consolidation）的角力，前者包含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分治（partition）、解體（dismemberment, dissolution）、或分離（secession），後者包含統一（unification, irredentism）、合併（union, merge, amalgamation）、或是併吞（annexation）。

戰後，國家如雨後春筍出現，除了現有國家的解體，主要是透過獨立的方式來建國；至於獨立建國，除了西方在亞洲、或非洲殖民地的去殖民化⁷，多半是透過分離運動來追求（Coggins, 2014: 62）。我們如果將建國以前的地位分為殖民地、墾殖社會（settlers' society）、以及非殖民地，另外將支配國（宗主國、或是母國）對於獨立的態度分為同意（或是協商）、或是反對（也就是片面宣佈獨立），可以將獨立建國的模式分為六種（圖 3）。台灣目前的地位比較特別，既不是殖民地、也不是非殖民地，比較像木已成舟（*fait accompli*）、實際占領（*uti possidetis*）的墾殖國，然而卻又像寄居蟹委身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糾纏不清。

		殖民地	墾殖國	非殖民地
支配國對於 獨立的態度	同意	印度、利比亞 寮國、摩洛哥 貝里斯、帛琉	加拿大 紐西蘭 澳洲	挪威、新加坡 捷克解體 蘇聯解體
	反對	美國、愛爾蘭 拉丁美洲國家 阿爾及利亞	台灣	荷蘭、比利時 孟加拉、東帝汶 南斯拉夫解體

圖 3：獨立建國的模式

戰後，國民黨政府在台灣透過武力，取得有效的威權統治、以及台澎金馬的領土管轄。目前，台灣暫時借用中華民國的殼，初步達成國家的肇建、並且維持起碼的自主，也就是實質的獨立，可以說孕育中的國家（nascent state）；經過三十年的民主化，當下政權的正當性、以及內部主權大致上

⁷ 去殖民可以分為兩大類，一些是被動的被賦予獨立，譬如英國在西印度群島的獨立（牙買加例外），另一些則是主動要求獨立、甚至於透過獨立戰爭（Coggins, 2014: 65）。

也沒有問題，國家建構（打造）也有初步的成果，可以說具有國家的雛形（*proto-state*）。然而，因為長期以來與中國膏膏纏，中華民國的存在一直遭到國際社會的質疑，加上內部的族群齟齬造成國家定位的分歧，以致於無法被絕大多數的國家承認、特別是大國，也就是外部的法理主權並不穩固，不能算是十足的主權獨立國家、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準國家，能安生立命、卻未必能長治久安。

國家有了軀體卻不被國際社會承認，宛如小孩已經出生、卻不能報戶口，因此不能念小學，只能寄讀、借讀、或是旁聽；正常人家的小孩，又不是小三、或是移工偷偷生下來的，誰願意這樣被呼來喚去？長期以來，政府想盡辦法使用各種名義進行國際參與，包括經濟體、健康體、漁業體，表面上相當有巧思創意，卻是遮遮掩掩，就是未能正本清源。如果我們自足於實質獨立的現狀，也就是自我安慰「台灣已經獨立、只剩下正名」，彷彿改名就能改運，那是自欺欺人；話又說回來，如果連起碼的正名都懶得搭理，那是無可救藥。

參、外交承認的重要性

一些人認為，台灣既然已經實質獨立，又何必斤斤計較法理獨立，也就是國際社會的承認。Fabry (2010: 7) 指出，國家缺乏外交承認是危險的、甚至於是致命的：首先，國家不被承認是一種羞辱，由於國號不被承認，頂多只能用刮號來呈現，也就是「所謂」，彷彿國格是冒牌的、或根本就是假的；再來是大家所熟悉的外交孤立困境，不能有正常的外交、也不能加入國際組織、甚至於不能有經貿關係；最嚴重的是國家生存的挑戰，一旦被強權侵略、或是惡鄰吞噬，只能像啞巴吃黃連，不像波海三國雖然被蘇聯非法併吞，由於國家存在的正當性被承認，終得以在 1991 年恢復主權獨立，也就是復國。

根據國際法，國家承認的理論有「宣示說」（*declaratory theory*）、以及「承認說」（*constitutive theory*）：前者主張一個政治個體只要符合一些實質的條件、達到門檻，特別是『蒙特維多國家權利義務公約』（*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 1933) 所規定的要件，也就是國家事實存在，就可以自動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相對地，後者認為國家儘管事實獨立，還必須有一道承認的手續，換句話說，事實主權並不保證法理主權的確認、沒有承認就沒有國家 (Coggins, 2014: 28-31)。其實，兩者是有共識的，也就是先有國家的存在、才有所謂的承認，主要差別在於承認的必要性，也就是人家有沒有義務承認。

就實務上來看，除了政治考量，各國政府的外交承認還是有一定的章法，也就是某些條件的規範、或是共識，譬如歐盟在冷戰結束後，針對蘇聯、以及南斯拉夫的解體先後公布了『承認東歐及蘇聯新國家指南宣言』 (*Declaration on the Guidelines on Recognition of New States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1991*)、及『南斯拉夫宣言』 (*Declaration on Yugoslavia and the Guidelines on the Recognition of New, 1991*)，另外加了一些義務，包括尊重『聯合國憲章』、保障人權、推動民主、保障少數族群權利、尊重既有的國界、誓言裁軍及核武不擴散、以及和平化解爭端等等。

美國在 1992 年承認由南斯拉夫解體獨立出來的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克羅埃西亞、以及斯洛維尼亞，老布希總統在聲明中表示，這些國家已經符合外交承認的要件，因此承認這些國家公民以和平民主方式所表達的主權意願 (Bush, 1992)。事實上，波士尼亞面對克羅埃西亞、以及塞爾維亞的瓜分，只好倉促舉辦公投、宣佈獨立，不久，70% 的土地就被塞爾維亞佔領，根本不能算是實質獨立的國家⁸ (施正鋒，2017)。

相對地，不管是台灣、還是索馬利蘭，比不少聯合國成員更有資格，更不用說一些所謂的「失敗的國家」 (failed state) (Rotberg, 2002)，譬如當前的阿富汗、伊拉克、或敘利亞，為什麼就是不被國際社會接受⁹？我們如果以事實主權、以及外交承認兩個面向來看 (圖 4)：前者是不夠格的政治體，卻獲得強權的外交承認，那根本是偽善；後者雖有十足的國格，

⁸ 其實，內憂外患的亞塞拜然、喬治亞、以及摩爾多瓦也差不多。

⁹ 索馬利蘭在年宣佈獨立，目前只有吉布地、衣索匹亞、以及土耳其設有領事館，另外，丹麥、以及肯亞設有代表處 (Wikipedia, 2017: List of Diplomatic Missions in Somaliland)。

卻被國際社會拒人於千里之外，相當不公平。

		事實主權	
		低	高
外交承認	多	失敗國家：偽善 波士尼亞	主權國家：合情合理 斯洛維尼亞
	少	倚賴領地：還不夠格 庫德斯坦	準國家：不公平 台灣

圖 4：事實主權與外交承認

根據 Fabry (2010: 8) 的觀察，強權對於承認的態度扮演關鍵的角色，特別是超強，其他國家多半風行草偃；也因此，當大國的觀點不同、或是利益衝突，實質國家的法理主權就越難獲得確認。以南斯拉夫的解體國科索沃為例，在 1998 年被塞爾維亞侵入，聯合國在北約調停無效後派兵保護，十年後宣佈獨立，獲得美國、及歐盟國家的承認，而俄羅斯、及中國則拒絕承認。截至 2017 年 2 月底，科索沃已經獲得世界上 115 國家承認，其中 111 國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佔 193 國中的 57.5%），歐盟國家有 23 國承認（佔 28 國中的 82%），北約國家有 25 國（佔 29 國中的 86%）。儘管塞爾維亞還不願意承認科索沃，雙方已經悄悄地進行關係正常化（Wikipedia, 2017: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Kosovo）。

肆、外交承認的考量

Krasner (1999: 58, Fig. 2.1) 根據制度的耐久持續、以及制度化程度，分為無政府狀態(anarchy)、高莖搖曳(brittle stalks)、深植人心(embedded)、以及有組織的虛偽(organized hypocrisy) (圖 5)：顧名思義，無政府狀態是看誰的拳頭比較大，沒有在講道理的，當然也就無所謂的制度化；高莖搖曳則是有高度的制度化，也就是大家都有共同期待的遊戲規則，然而，只要經過利益的盤算伐得來，制度是頓時改變的；深植人心是規範已經過社會化，加上脈絡倚賴，大家對於制度有高度的共識，不會有太大的變動；

有組織的虛偽則是制度雖然不太制度化，也就是看情況還是有可能變動，然而，儘管月有陰晴圓缺、真真假假，初一、十五，還是有一個制度在那邊¹⁰。他認為到目前為止，外交承認作為一種國際制度，不管是事實主權、還是法理主權¹¹，都是有組織的虛偽，還有待進一步加以制度化。

		制 度 化	
		低	高
耐 久 持 續	高	有組織的虛偽	深植人心
	低	無政府狀態	高莖搖曳

圖 5：國際制度的制度化

要如何解釋外交承認的有組織虛偽現象？Coggins（2014）認為，強權外交承認的動機完全站在國家利益來考量權力政治，特別是外部安全、內部安全、以及國際體系的穩定。首先就外部安全來看，國家的外交承認主要著眼地緣政治的戰略盤算，也就是是否可以削弱敵手。具體而言，就是看本身跟支配國的關係：如果是敵對的國家，強權就比較可能承認分離出去的新國；如果是自己的盟邦，就會三思而行（pp. 45-46）。自從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雙方聯手對抗蘇聯，由於中國視台灣為叛離的一省，美國自然不願意跟中國為了台灣而翻臉。

其次是強權的內部安全考慮，擔心政權的正當性是否會因為外交承認而遭到政敵的挑戰：當政府因為內政焦頭爛額、反對勢力相當頑強之際，比較不會想添加任何麻煩，尤其是本身也有分離的問題，外部的承認可能會鼓勵內部的分離運動，譬如俄羅斯有車臣、達吉斯坦（Dagestan）、以及印古什（Ingushetia）的獨立運動，中國有西藏、新疆、以及台灣的課題，

¹⁰ 有點像是民進黨歷年來提名規則的遞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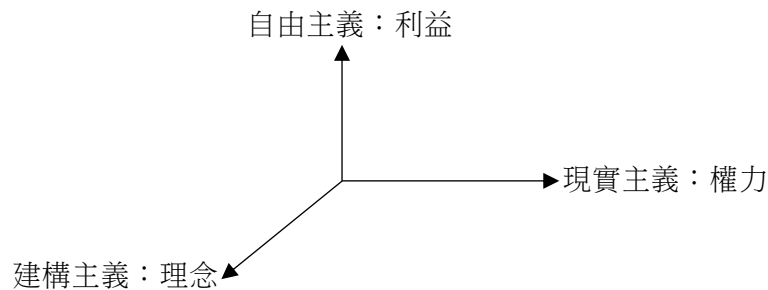
¹¹ Krasner（1999）稱事實主權為西發里亞和約主權（Westphalia sovereignty）、後者為國際法理主權（international legal sovereignty），另外，他還指出主權有國內主權（domestic sovereignty）、以及相互倚賴（interdependence）兩個面向，前者是對內統治的正當權威（legitimate authority），後者是指對於領土、或是國界的有效控制（control）。

對於外交承認比較保守；相對地，如果政權相當穩定、或是本身沒有分離主義的課題，不用擔心國內反彈，就比較願意承認由他國分離出去的新國（Coggins, 2014: 46-47）。

再來是對於國際體系穩定的關懷。一般而言，強權會儘可能協調彼此的外交承認，然而，要是這些國家沒有共識，特別是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很可能就會傾向於維持現狀，很少會出現片面承認的情況。換句話說，當強權的利益、以及偏好一致時，會很快地共同決定是否要接受、或否決對於新國家的外交承認，然後，其他國家就會跟著走；相對地，當個別強權有特別的利益之際，就會不顧一切強力介入，不管對於國際局勢的可能影響，譬如美國號召歐盟承認科索沃，俄羅斯堅持承認阿布哈茲、及南奧塞提亞（Coggins, 2014: 47-48）。

伍、強權的外交承認

當下，國際關係學有三大研究途徑（Krasner, 1999: 5）：現實主義（Realism）強調權力的角力，也就是考量是否有能力作、或是被允許可以作、甚至於被迫作；至於自由主義（Liberalism）則重視利益的盤算，也就是在計算效益成本後想要作什麼；而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則相信理念會左右行動，也就是應該去作¹²（圖 6）。從國際制度的制度化來看，強權的外交承認政策，究竟要如何來解釋 Krasner(1999)所謂的無政府狀態、高莖搖曳、深植人心、及有組織的虛偽？



¹² 就新制度主義來看，三種途徑所顯現的就是社會、經濟、及文化三種等型態的新制度主義。

圖 6：國際關係的三大理論

我們認為，服膺現實主義者會比較傾向於無政府的狀態，自由主義者比較能接受高莖搖曳，而建構主義者則期待民族自決的理念終於能夠深植人心；至於當下所看到的有組織虛偽作法，也就是表面上看起來是相當沒有原則，不過，卻也有制度上的一些蛛絲馬跡可尋，或許可以解釋為上述三種力量還在競逐，必須要看個案的情境如何，也就是說有些國家可能比較重視權力，有些可能比較強調利益，而另外有些則比較信服理念。

Coggins (2014: 58, 76) 分析強權在戰後的外交承認作為，也就是衡量外部安全、內部安全、及國際體系的穩定，基本上是依據現實主義，只不過各國的重點不同。她發現蘇聯（俄羅斯）與法國比較會考量地緣政治，也就是傾向於把外交承認當作工具、用來弱化對手；另外，英國與中國比較關心外交承認是否會影響內政，美國則不用擔心外交承認的國內反彈；再則，儘管所有強權多少都會考慮外交承認對於國際局勢的影響，特別是法國與中國會察言觀色，看看美國、蘇聯、跟英國等大哥的態度再說，而美國則是唯一只考慮國際穩定因素的國家。

Paquin (2010: 5, 15) 進一步把考察的焦點放在美國，發現她在冷戰時期對於分離出來國家的承認相當保守，只承認了孟加拉的獨立；在後冷戰時期，美國雖然承認了克羅埃西亞、厄利垂亞、東帝汶、以及科索沃，不過，卻是堅持不願意承認阿布哈茲、或是索馬利蘭。那麼，應該如何才解釋得通？他把影響強權是否介入分離運動的因素歸納為國際體系、及內部兩大類，前者包括國家安全、國家權力、國際規範、及文化親近，後者包括政權穩定、族群遊說、以及企業利益，除了包含 Coggins (2014) 所強調的現實主義面向（外部安全、內部安全），也涵蓋了自由主義（文化親近、族群遊說、企業利益）、以及建構主義（國際規範）。

然而，Paquin (2010) 發現這些因素的解釋力都不夠。就現實主義而言，以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強權應該是會支持弱者，來增加本身的實力、或者至少抗衡對手，應該是伐得來的，然而，美國似乎認為沒有好處，並未支持車臣、西藏、或是台灣來削弱俄羅斯或是中國，或許是因為這兩國是超強，沒有必要得罪（pp. 16-17, 41）；同樣地，為了政權穩定而不想自

找麻煩的說法，並不能解釋美國外交承認的搖擺不定 (pp. 20-22)。至於自由主義的觀點，不管是文化親近、族群遊說、還是企業利益，美國的作法也不太一致 (pp. 19-20, 22-26)。

就建構主義來看國際規範，國際上對於外交承認多少有些起碼的共識，包括限於殖民地、支持自決、反對外力扶植不夠格的政治體。然而，不僅強權片面支持分離主義者屢見不鮮，譬如德國搶先承認克羅埃西亞、及斯洛維尼亞，美國帶頭承認科索沃，俄羅斯堅持承認阿布哈茲、及南奧塞提亞，連非強權也有自己的盤算，譬如加彭、象牙海岸、坦尚尼亞、及尚比亞承認比亞法拉 (Biafra)，比利時 (及法國) 承認卡坦加 (Katanga)，土耳其承認北賽浦路斯、以及印度承認孟加拉 (Paquin, 2010: 18-19)。

終究，Paquin (2010: 6, 15, 29) 改弦更張採取防衛性現實主義 (Defensive Realism) 的觀點，主張美國關心的是自保與安全，因此外交承認著眼的是國際體系的穩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不失分就好，比較悲觀；相較之下，攻擊性現實主義 (Offensive Realism) 的目標則是權力的擴充，也就是把外交承認當作國家權力極大化的工具。那麼，又如何解釋美國有時候也會支持分離運動？Paquin (2010: 30-31) 認為癥結在於捍衛領土完整未必能保證穩定，甚至於有可能會造成區域、或國際的動盪，因此，支持支配國並非都有利於美國的國家利益。

陸、美國的外交承認

強權的外交承認往往有示範效果，其他國家通常會察言觀色、風行草偃，特別是美國的建交可以左右獨立建國的成敗 (Paquin, 2010: 7)。儘管美國基於國際局勢的穩定對於新出現國家的承認戒慎小心，不過，有時候也會勇於任事、承擔火車頭的角色。譬如塞爾維亞自治省科索沃的獨立，美國與北歐國家先是組成維和部隊捍衛邊界，經過北約調停無效，聯合國安理會只好派軍保護，美國終究還是獨排眾議、號召歐盟國家承認，令人刮目相看 (施正鋒，2017)。

Paquin (2010: 48-49) 歸納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承認作為，結論是搖擺

不定（圖 7）：以南斯拉夫的解體為例，斯洛維尼亞（1990）、以及克羅埃西亞（1991）宣佈獨立後，美國在 1992 年便加以承認，至於馬其頓（1991），美國在 1994 年建交、大使在 1996 年才到任，稍嫌拖泥帶水，至於率先承認科索沃，那是宣佈獨立比較慢（2008），只能算是遲來的正義；在非洲之角，厄利垂亞經過三十多年的奮鬥脫離衣索匹亞（1993），美國順勢立即承認，相對地，索馬利蘭在 1991 年宣佈獨立，美國及國際社會迄今視若無睹。

		地 區	
		巴爾幹半島	非洲之角
美國態度	承認	斯洛維尼亞 克羅埃西亞	厄利垂亞
	保留	馬其頓 科索沃	索馬利蘭

圖 7：美國後冷戰的外交承認

儘管如此，Paquin（2010: 31-42）還是梳理出美國外交承認的一定程序（圖 8）。基本上，美國的大原則是尊重現有的疆界，也就是領土的完整；然而，隨著支配國政府控制內政外交的能力逐漸削弱，美國雖然一方面會持續鼓勵雙方對話，另一方面也會開始考慮支持分離政府；等到支配國幾乎已經失控，而分離的政府又達到某種程度的內部有效統治、以及展現相當的涉外能力，美國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就只好加以承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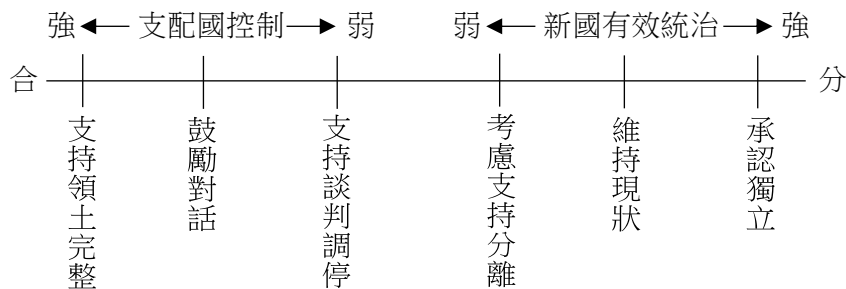


圖 8：美國外交承認的步驟

以魁北克獨立運動為例，由於雙方採取和平的手段，包括公投，美國視為這是加拿大的家務事，當然會信守尊重領土完整的原則。相較之下，印尼政府對於亞齊（Aceh）獨立運動展開血腥鎮壓，在 1977-99 年之間就殺了 15,000 人、並造成 6,000 人流離失所，美國雖然鼓勵中央政府跟地方好好談，卻是堅決支持印尼的領土完整、同時又拒絕亞齊的獨立公投，政府也就更加肆無忌憚。由此可見，只要支配國能內外有效控制，美國不會管政府採取何種手段。

然而，一旦支配國逐漸出現衰象，特別是政府已經無力挽回、連起碼的領土都無法控制，這時候，美國雖然會支持談判、或是由第三者介入調停，勸和不勸離，多少還是期待能儘早恢復政局穩定。以摩爾多瓦為例，自從在 1991 年脫離蘇聯獨立，本身就面對東部俄裔的獨立運動，由於俄羅斯派軍介入，聶斯特河沿岸儼然是一個事實獨立的國家；美國由於相信摩爾多瓦終究能化解危機，雖然不反對俄羅斯與烏克蘭所主導的談判，卻堅拒承認聶斯特河沿岸的獨立。

當美國政府發現支配國連內政都無法穩住、判斷政府無力化解危機，就會開始考慮支持分離，免得屆時搭不上承認的列車，同時也把外交承認當作恢復政局的工具。當斯洛維尼亞、以及克羅埃西亞宣佈獨立後，塞爾維亞立即與克羅埃西亞兵戎相見，戰火蔓延波士尼亞、難民四處逃竄，美國知道南斯拉夫大勢已去、解體不可避免，外交承認新出現的國家是早晚的事。

儘管獨立已經是既定事實，然而，要是新國家的政局仍然未能穩定，美國也有可能維持現狀，這可以解釋為何美國拖很久才表態支持科索沃。同樣地，由於希臘北部自古就有馬其頓地區，因此指控馬其頓的國名「馬其頓共和國」（Republic of Macedonia）有擴張領土的弦外之音；只有在馬其頓以「前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FYROM）名義被同意加入聯合國，美國才珊珊來遲同意建交。

最後，當支配國面臨內外交迫的困境、對於領土分離又無計可施之際，

美國會評估新國家的政府是否能穩住政局、同時又能有效控制國土，這時候，如果判斷外交承認有助於區域的穩定，便會同意建交。以厄利垂亞為例，經過美國的多次調停，在衣索比亞共產黨政府垮台後，新政府既然無心戀戰，同意聯合國見證公投，美國當然要攬獨立的功勞。

柒、台灣人建國的困難點¹³

台灣目前棲身於中華民國之下，雖然有實質的獨立，法理獨立一直是有所侷限。然而，如果真的要追求名實皆備的台灣獨立，因為有中國從中作梗、加上美國投鼠忌器，台灣人不輕易表達自己建國的意願。除了外部因素，我們以為，血濃於水的原生性認同、以及對於中華民國體制的習慣，羈絆著台灣人，以致於無法將自己的認同提升為想要建立「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信念。

我們知道，台灣人的漢人祖先當年度過黑水溝、逃離唐山來到台灣來，就是要追求新天地。然而，中國的政權接踵而至，終於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的抗爭。可惜，先人多囿於虛幻的父系漢人血統，打著反清復明的旗幟，基本上是復辟（restoration）的思想，不如美洲墾殖社會有建立新國度的決心。這樣的尷尬，也出現在領導南美從西班牙獨立的英雄玻利瓦（Bolívar, 1819）身上：

我們既非歐洲人、亦非印地安人，而是介於原住民與西班牙人之間的混合人種。我們生為美洲人，但是法律上卻是歐洲人，因此要進行一場兩面作戰——一方面要與原住民爭奪土地的所有權，同時又要與入侵的西班牙人對抗，以確保我們的出生之國。因此，我們的處境實在是錯綜複雜。

一直要到二二八事件以後，台灣人百思不解，為何引頸盼來的同胞竟然比異族殖民者來得殘暴？才開始出現具有現代意義的台灣民族運動，也就是「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希望當家做主、不要被外來政權統治。只不過，台灣人長期接受中國國民黨的中國化教育荼毒，跳不出中國／漢人

¹³ 《台灣時代》4期，2013/5。

／華人／唐人的框框。

儘管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逐年攀升，然而，大部分的人還是相信自己是中國人，當然對於政治中國有所遐思，特別是對岸經濟富裕後。當年，美洲的安格魯薩克森墾殖者，面對英國「有稅沒有代表」的欺凌，毅然決定不要繼續接受殖民統治，想要有自己的國家；在他們主張「我們不是英國人」那一剎那，他們的集體認同已經昇華為「美國民族」(American Nation)，比我們有骨氣多了。

中華民國是台灣人頭上的另一個緊箍咒。戰後，盟軍無端把國民黨的軍隊派來台灣接收，沒多久蔣家政權因為國共鬥爭失利，被迫流亡台灣，遷來中華民國體制，從此實施人類史上最久的軍事戒嚴統治。經過多人的努力犧牲，體制內外交互合作，終於在 1990 年代展開民主化。儘管這只是借殼上市的權宜之計，不少人處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不知「進入體制反體制」的道理，並以參與選舉而捍衛中華民國，行徑與當年的中華新黨殊途同歸。

最重要的是，除了一些商業台獨，不少政客打著台獨反台獨，更是讓一般人卻步的理由之一。拿了獨家代理權，卻老是嫌產品沒有市場，那要怪誰呢？有夢卻不敢大膽追求，不能老是怪別人。

捌、獨派、綠營、以及本土派¹⁴

吾友陳茂雄（2017）教授日昨在專論釐清獨派與綠營的差別，指出統獨意識競爭與藍綠政黨認同的不同，認為前者是光譜上的兩個極端、而後者相加則是政治版圖；另外，他特別提到，民調上有八成的選民認同台灣就是一個國家，也就是所謂的「天然獨」，這些人在選舉中可能投藍，未必就是獨派。他點出一個眾人的困惑，既然多數的選民自認為是台灣人，為何大選中不一定會支持民進黨？更不用說投給倡議台灣獨立的政黨？

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因素很多，不外關係、利益、及理念，統獨立場

¹⁴ 《台灣時報》2017/5/30。

屬於後者。對於國民黨來說，早期採取垂直分工，也就是間接統治，必須利用地方派系來羈縻沒有政治意識的老百姓，其實就是一種利益結合的共生；至於統一，那只是威權統治的藉口，連蔣經國後來都知道反攻大陸無望、必須透過自由化來擴大統治的正當性。

相對地，民進黨起源於黨外人士的串連，也就是拒絕國民黨政權收編的硬頸份子，加上社會運動、及台獨信奉者。前者可以說是美麗島系的起源，以黃信介、張俊宏、及許信良為首，後來裂解陳水扁帶頭的正義連線、及謝長廷領導的福利國連線，基本上是以圍繞者頭人的結合。新潮流是後起之秀，既然缺乏傳統的人脈，只好強調運動跟理念，相當有彈性。

李登輝接任總統後，為了抗衡黨內保守派的掣肘，必須仰賴地方派系勤王，也就是國民黨的本土化。馬英九王子復仇，講好聽一點是嘗試以直營店來取代加盟店，實質上就是寧與外人、不與家奴；在「一中各表」的戰術下，他的終極統一是比較遙遠的目標，而洪秀柱的「一中同表」則是想要弄假成真。吳敦義代表著國民黨本土派的逆襲，有幾分跨族群的結盟，死硬派則擔心他會是「李登輝第二」。

蔡英文儘管打著民進黨的旗號取得政權，缺乏民進黨的創黨精神，更不用說黨外的集體記憶。她的政治立場介於國民黨本土派與民進黨之間，相當程度是綠皮藍骨，也因此毫不吝於使用國家資源來進行恩寵，政策上當然比較保守。台聯則以李登輝為精神領袖，可以說是淺藍與深獨的結合，政黨認同的流動性較高。時代力量以太陽花起家，還在思索本身如何與選民連結。

由此看來，政黨認同必須考慮與族群認同（省籍）、國家定位（統獨）、甚至於民族認同（台灣人之於中國人）的定位，也就是關係跟理念，更脫不了利益分配，只是比重不同罷了。小英知道年輕人沒有強烈的中國意識、卻又沒有台獨意識，只能談談天然獨來支應，其實就是中華民國派。

真正的台灣獨立信徒，相信台灣獨立必須建立在多數人的共識，也就是社會上的最大公約數必須擺脫中華民國現狀的制約，因此不願意直接參加選戰，免得讓政黨之爭、或個人齟齬壞了大事。民主就像每天吃飯，除了主食米飯（台獨），也必須配菜；面對陰屍肆虐，領導者必須想辦法幫

大家打疫苗、找新天地。

社會運動有很多團體，作法跟目標不同，原本是正常的；台獨是否依附民進黨、或是綠營，究竟是草船借箭、還是寄生搖尾，見仁見智。藍綠政黨輪替，試圖聯合壟斷，而本土派就是四百年來自保的地方派系，差別在主導董事會、還是被吸納當仲介。

玖、我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小兵—— 加入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三十年的前夕¹⁵

台灣的男演員戴立忍先前被中國撤銷電影撤換男主角，罪名是「曾參與台獨活動」。戴立忍滿腹委屈，寫了一封聲明表態說「我從來不是台獨份子，也從未倡議台獨」，嘗試以「政治敏感度不足」解釋自己的社會參與，再以「不善詞辯」以致於「造成不必要的誤解」感到歉意（鄭景雯，2016）。然而，中國並不接受他的說法，交往多年的女友桂綸鎂也被稱為「台獨女友」，不惜在盛夏製造寒蟬效應。

第一次注意到戴立忍，是他執導的電影《不能沒有你》。在士林文林苑事件中，他來到現場聲援，用臉書寫下感言「台灣退步了」，所以，知道他的社會關懷。根據他的說法，因為惋惜高中生林冠華的生命，在臉書上留下「大悲無言」四個字、批評了教育部長，因此被指為支持反課綱。總之，他認為：「過去我參與公民運動是社會參與，並非起於政治行動，更無關於特定政黨的支持，那是對於弱勢或不公不義事件的發聲，也是透過社會參與的公民責任。」

根據戴立忍自己的描寫，他是「外省人第二代」，「從小我被教導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沒有割裂自己血緣的想法，我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根不會斷、身上流的血脈也不會斷」。然而，他也是「芋頭蕃薯」，「隨著年紀增長我才知道回大陸並不容易，兩岸交流前的 70、80 年代台灣被壓抑的鄉土文化爆發，我的目光也從遠眺大陸看到腳下的土地」。相當

¹⁵ 《民報》2016/7/19。

平實、坦誠。

重點是「緣此至今我不曾加入任何政黨，或任何政治組織。我從來不是台獨份子，也從未倡議台獨。」儘管如此表白，中國還是無法接受。其實，大家也漸漸也了解，不管是台灣共和國、或是中華民國，只要不想跟中國政治統一，就是不同形式的台獨，差別在於主要、還是次要敵人，終究要消滅的。從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到蔡英文，不管是要將新中原、借殼上市、終極統一、還是皮蛇上身，不管是長治久安、還是偏安心態，不管是虛與委蛇、還是真實信徒，對於中國來說，華獨跟台獨是一樣的，我們也有必要去戳破人家的想像。

政治理念、或是政黨立場是個人的自由，並沒絕對的有好壞對錯，畢竟這跟家庭背景、或是人生經歷有關¹⁶。只不過，令人不舒服（gāi-giòh 礙慮）的是「台獨份子」這個字眼，特別是「份子」一詞，彷彿是十惡不赦的社會壞份子。在戒嚴時代，國民黨將黨外、台獨、以及中共打為「三合一的敵人」，台獨=台毒，大家避之唯恐不及。我在 1991 年東裝回國，光是貨櫃的書就被翻箱倒櫃；不小心溜進學界，即使再怎麼認真，還是被當作異端。

我是在 1986 年秋天在美國宣誓加入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剛由愛荷華州立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前往俄亥俄州立大學念博士。當時，擔任主席的張燦濤前來校園演講，會後，同鄉偷偷載我去旅館見他；當下只有我們兩個人，他邀請我加入聯盟，感到無上光榮，就是不知道能奉獻什麼。他說，沒有關係，就好好的唸書，知識報國。迄今，我仍然沒有忘記初衷，學術是為了獨立建國。

參加台獨聯盟三十年的前夕，依然策勵自己，即使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小兵，仍然要繼續努力、而且要比別人加倍，讓更多的人能更自信地要讓台灣成為真正獨立自主的國家、能在國際社會跟別人平起平坐，而非自足於委曲求全的現狀。只是小小的期待，不要叫我「台獨份子」，而是「台

¹⁶ 國家前途定位原本就可以討論。只不過，有人傾中被指為媚中，也有人打中立牌被罵得半死，而主張親中的卻被阿諛。那些台派應該改名為西瓜派。

獨學者」。

附錄 1：各國獨立日期

國名	獨立日	獨立年	獨立自
阿富汗	August 19	1919	英國
阿爾巴尼亞	November 28	1912	鄂圖曼土耳其
阿爾及利亞	July 5	1962	法國
安哥拉	November 11	1975	葡萄牙
安地卡及巴布達	November 1	1981	英國
阿根廷	July 9	1816	西班牙
亞美尼亞	September 21	1991	蘇聯
澳洲	January 1	1901	英國
奧地利	October 26	1955	恢復獨立
亞塞拜然	October 18	1991	蘇聯
巴哈馬	July 10	1973	英國
巴林	December 16	1971	英國
孟加拉	March 26	1971	巴基斯坦
巴貝多	November 30	1966	英國
白俄羅斯	July 3	1944	德國
比利時	July 21	1831	荷蘭
貝里斯	September 21	1981	英國
貝南	August 1	1960	法國
不丹			
玻利維亞	August 6	1825	西班牙
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	March 1	1992	南斯拉夫
波札那	September 30	1966	英國
巴西	September 7	1822	葡萄牙
汶萊	January 1	1984	英國
保加利亞	September 22	1908	鄂圖曼土耳其
布吉納法索	August 5	1960	法國
緬甸	January 4	1948	英國
蒲隆地	July 1	1962	比利時
高棉	November 9	1953	法國
喀麥隆	January 1	1960	法國、英國
加拿大	July 1	1867	英國

國 名	獨立日	獨立年	獨立自
維德角	July 5	1975	葡萄牙
中非共和國	August 13	1960	法國
查德	August 11	1960	法國
智利	September 18	1810	西班牙
中國			
哥倫比亞	August 7	1819	西班牙
葛摩	July 6	1975	法國
剛果人民共和國	June 30	1960	比利時
剛果共和國	August 15	1960	法國
哥斯大黎加	September 15	1821	西班牙
克羅埃西亞	October 8	1991	南斯拉夫
古巴	May 20	1902	西班牙
塞浦路斯	October 1	1960	英國
捷克	January 1	1993	捷克斯洛伐克
丹麥			
吉布地	June 27	1977	法國
多米尼克	November 3	1978	英國
多明尼加共和國	February 27	1844	海地
東帝汶	May 20	2002	葡萄牙
厄瓜多	August 10	1809	西班牙
埃及	February 28	1922	
薩爾瓦多	September 15	1821	西班牙
赤道幾內亞	October 12	1968	西班牙
厄利垂亞	May 24	1993	衣索匹亞
衣索比亞			
愛沙尼亞	August 20	1991	蘇聯
斐濟	October 10	1970	英國
芬蘭	December 6	1917	俄羅斯
法國			
加彭	August 17	1960	法國
甘比亞	February 18	1965	英國
喬治亞	April 9	1991	蘇聯
迦納	March 6	1957	英國

國名	獨立日	獨立年	獨立自
德國			
希臘	March25	1821	鄂圖曼土耳其
格瑞那達	February7	1974	英國
瓜地馬拉	September15	1821	西班牙
幾內亞	October 2	1958	法國
幾內亞比索	September24	1973	葡萄牙
蓋亞那	May26	1966	英國
海地	January1	1804	法國
宏都拉斯	September 15	1821	西班牙
匈牙利	August20	1000	建國
冰島	June 17	1944	建國
印度	August15	1947	英國
印尼	August17	1945	荷蘭
伊朗			
伊拉克	October3	1932	英國
愛爾蘭	April19	1949	英國
以色列	May 14	1948	英國
義大利			
象牙海岸	August7	1960	法國
牙買加	August6	1962	英國
日本			
約旦	May25	1946	英國
哈薩克	December16	1991	蘇聯
肯亞	December12	1963	英國
吉里巴斯	July 12	1979	英國
北韓	September 9	1945	日本
南韓	August15	1945	日本
科索沃	February 17	2008	塞爾維亞
科威特	February25	1961	英國
吉爾吉斯	August31	1991	蘇聯
寮國	October 22	1953	法國
拉脫維亞	May 4	1990	蘇聯
黎巴嫩	November22	1943	法國

國 名	獨立日	獨立年	獨立自
賴索托	October4	1966	英國
賴比瑞亞	July 26	1847	美國
利比亞	December24	1951	義大利
列支敦斯登			
立陶宛	March11	1990	蘇聯
盧森堡			
馬其頓	September8	1991	南斯拉夫
馬達加斯加	June26	1960	法國
馬拉威	July6	1964	英國
馬來西亞	August31	1957	英國
馬爾地夫	July26	1965	英國
馬利	September22	1960	法國
馬爾他	September21	1964	英國
馬紹爾群島			美國
茅利塔尼亞	November28	1960	法國
模里西斯	March12	1968	英國
墨西哥	September15	1810	西班牙
密克羅尼西亞			美國
摩爾多瓦	August 27	1991	蘇聯
摩納哥			
蒙古	December29	1911	中國清朝
蒙特內哥羅	May 21	2006	塞爾維亞
摩洛哥	November18	1955	法國、西班牙
莫三比克	June25	1975	葡萄牙
納米比亞	March 21	1990	南非
諾魯	January31	1968	澳洲、紐西蘭、英國
尼泊爾			
荷蘭			
紐西蘭	September 26	1907	英國
尼加拉瓜	September15	1821	西班牙
尼日	August3	1960	法國
奈及利亞	October1	1960	英國
北塞浦路斯	November15	1983	塞浦路斯

國名	獨立日	獨立年	獨立自
挪威	June 7	1905	瑞典
阿曼			
巴基斯坦	August 14	1947	英國
帛琉			美國
巴拿馬	November 3	1903	哥倫比亞
巴布亞紐幾內亞	September 16	1975	澳洲
巴拉圭	May 15	1811	西班牙
秘魯	July 28	1821	西班牙
菲律賓	October 12	1946	美國
波蘭	November 11	1918	恢復獨立
葡萄牙	December 1	1640	西班牙
卡達	December 18	1971	英國
羅馬尼亞	May 10	1877	鄂圖曼土耳其
俄羅斯	June 12	1992	蘇聯解體
盧安達	July 1	1962	比利時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September 19	1983	英國
聖露西亞	February 22	1979	英國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October 27	1979	英國
薩摩亞	January 1	1962	紐西蘭
聖馬利諾			
聖多美普林西比	July 12	1975	葡萄牙
沙烏地阿拉伯			
塞內加爾	April 4	1960	法國
塞爾維亞	February 15	1804	鄂圖曼土耳其
塞席爾	June 29	1976	英國
獅子山	April 27	1961	英國
新加坡	August 9	1965	馬來西亞
斯洛伐克	July 17	1992	捷克斯洛伐克
斯洛維尼亞	December 26	1990	南斯拉夫
所羅門群島	July 7	1978	英國
索馬利亞	July 1	1960	義大利、英國
南非	December 11	1931	英國
南蘇丹	July 9	2011	蘇丹

國 名	獨立日	獨立年	獨立自
西班牙			
斯里蘭卡	February 4	1948	英國
蘇丹	January 1	1956	英國
蘇利南	November 25	1975	荷蘭
史瓦濟蘭	September 6	1968	英國
瑞典	June 6	1523	
瑞士	August 1	1291	抗拒神聖羅馬帝國
敘利亞	April 17	1946	法國
塔吉克	September 9	1991	蘇聯
坦尚尼亞	December 9	1961	英國
泰國			
多哥	April 27	1960	法國
東加	June 4	1970	英國
千里達及托巴哥	August 31	1962	英國
突尼西亞	March 20	1956	法國
土耳其	October 29	1923	建國
土庫曼	October 27	1991	蘇聯
吐瓦魯	October 1	1978	英國
烏干達	October 9	1962	英國
烏克蘭	August 24	1991	蘇聯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December 2	1971	英國
英國			
美國	July 4	1776	英國
烏拉圭	August 25	1825	巴西
烏茲別克	September 1	1991	蘇聯
萬那杜	July 30	1980	英國、法國
委內瑞拉	July 5	1811	西班牙
越南	September 2	1945	法國
葉門	November 30	1967	英國
尚比亞	October 24	1964	英國
辛巴威	April 18	1980	英國

資料來源：Wikipedia (2017: List of Sovereign States by Date of Formation)。

說明：國名翻譯見外交部 (n.d.)。

附錄 2：台灣獨立的信念與中國統一的策略*

隨著期末考結束，學校紛紛放暑假；同樣地，在立法院休會之後，加開的臨時會也告落幕，朝野政黨暫時休兵。然而，在媒體苦無新聞之際，統派勢力卻展開一連串的戲碼，彷彿是接力賽一般，讓人目不暇給。在國外，首先上場的是中國主導的北京會談，接著是由謝長廷在香港粉墨登場的所謂學術研討會；在國內，先是由花蓮縣政府民政處長在送新兵入伍時大談「兩岸統一是必然的」，接著是前行政院長郝柏村高談闊論如何「和平統一水到渠成」，再來是白狼在眾人擁簇下回台、高舉「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一夕之間，好像台灣進入「統一推動月」的高潮。

相對之下，面對中國畫出紅線之際，也就「在民進黨沒有放棄台獨主張之前，雙方不可能打交道」，謝長廷附和道，「兩岸以後不該再談統獨問題」，好像為了所謂的「民共交流」，基本立場是可以拋棄似的。先前，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表示「不必回頭講台獨」，如果沒有細讀前面一句「現在最重要的是建設國家」，外人恐怕還誤以為民進黨已經放棄台獨了。如果再往前推，蔡英文的文膽姚人多揶揄「台獨建國已沒有市場」，狠狠地把支持者打了一個巴掌，還以為這是統派學者的宣傳稿伎倆。

儘管自認為是台灣人的百分比逐年攀升、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一再陡落，然而，就選民對於國家定位的立場來看，大致上呈現常態分配，也就是說，願意公開支持統獨的人是少數，絕大多數人依然傾向於以保持現狀來委婉表達對於統一的排拒。就光譜兩邊的積極行動者而言，既然這是不可妥協的信念，當然不會放棄任何傳播的機會不管是選舉之際、還是平日；只不過，在統派媒體具有優勢的結構下，獨派的曝光度往往事倍功半，長期的相對剝奪感是可以理解的。

對於政治人物來說，在思考如何於選舉中形成最小獲勝聯盟，特別是跟真正的信徒分進合擊，藍綠有不同的作法。馬英九高舉「不統、不獨、不武」，重點在於使用「不統」的口號來安撫佔絕大多數的本土選民，然

* 《台灣時報》社論，2013/7/1。

而在當選之後，可以公然透過經濟整合、以及文化交流，循序漸進達成政治統一，也就是「化獨漸統」。只要他拿「中華民國」這個護身符當迷幻藥，不要說支持者可以放心，連中國也願意拿他來當階段性的代理人。

相對地，民進黨自從下台以來，內部還是無法取得起碼的共識，不少人主張台灣已經獨立、只欠正名，大致上呼應前總統李登輝的「國家正常化」訴求；然而，也有一些人是「商業台獨」，搖旗吶喊，只不過是想要在黨內的光譜有一席之地；另外，有一批失敗主義者則是為了執政而沖昏了頭，希望能取得中國的諒解而打敗國民黨，對於『台獨黨綱』避之唯恐不及。由於大家對於台獨的認知迥異，特別是選票的工具性效益，自然有不同的盤算。

在運動場域，也有所謂的「口號台獨」，對於他們來說，獨家代理權比較重要，而國家制度的建構是次要的，當然會嗤之以鼻。其實，獨派陣營不僅跟政黨要有分工，團體之間也可以協調角色，否則，一再自相掣肘、互別苗頭，終究會黔驢技窮。

附錄 3：都是為了五趴的選票*

民進黨為了凝聚中國政策共識所召開的「華山會議」，已經進行了將近半年，即將在明年初正式對外公佈結論。不料在最後一場，輪值主席柯建銘忽然拋出「凍結台獨黨綱」的試風球，由於距離 2016 年的總統選舉還有一段日子，不知道老柯是在幫誰出手。

我們知道，民進黨之所以會有這一波內部討論，主要是因為謝長廷發動攻勢，企圖掌控黨內中國政策的主導權。黨主席蘇貞昌暫且無心戀戰，不得不採取切香腸的方式，讓各大派系的領導者輪流主持會議、推派代理人盍各言爾志，大家共同分攤責任，有福同享、有難同擔。

大體而言，民進黨迄今對於去年大選的挫敗仍然耿耿於懷，相信是輸在國民黨的「九二共識」，特別是選前一些財團及台商的大動作表態，帶動關鍵的五趴游離選票，因此，苦思如何扭轉乾坤。基本上，大概沒有人膽敢同意「一中框架」，那麼，究竟要如何與中國虛與委蛇，頓時變成眾人的集體焦慮。

到目前為止，除了辜寬敏的「兄弟之邦」、以及前副總統呂秀蓮的「遠親近鄰」，青壯派立委早先推銷「台海人權決議文」，試圖以對方的民主自由作為緩兵之計。最積極表態的應該是謝長廷，他承續先前的「一中憲法」、「憲法共識」說法，再推出「憲政共識」。至於蘇貞昌，既然外交基調是與美國及日本建立民主同盟，當然沒有必要在這個節骨眼直搗蜂窩。

那麼，為甚麼在習近平還忙著權力鞏固之際，有人要急著要跟中國交心？唯一可以合理解釋的是，正當國民黨政府的聲望跌到谷底，如果能證明自己是可以信任的利害關係人，說不定能搶先馬英九朝拜中南海，進而穩奪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身份。說穿了，就是放屁安狗心。

其實，民進黨為了陳水扁參加 2000 年大選，早就做出『台灣前途決議文』，指出台灣已經事實上獨立、只差正名；至於『台獨黨綱』，大家的

* 《聯合報》2013/12/28〈綠集體焦慮，就為五趴選票〉。

共識是老早就被取代了，心照不宣，而許信良硬是要戳破國王的新衣，宣布『台獨黨綱』是歷史灰燼。沒想到，偏偏還是有人要猴急地脫褲子給對方看。不禁想起尤美所唱的「為著十萬元」，煙花女的悲哀！

有策士認為，既然民進黨跟國民黨的立場差不多，為了競爭所謂的中間選民，應該要懂得包裝，聽起來很像馬英九最近對行政團隊的抱怨。反正，消費者混油或是假油吃這麼久了，也沒有誰分辨得出來，軟鞭牽豬，先搶到政權再說。只不過，山寨版的包裝再如何精美，又能騙多久？

對於短視近利的政客而言，國內外政治市場似乎是可以輕易切割的，因此，政黨的決議文好像是作文比賽，塗上一層又一層新鮮的彩漆，彷彿沒有人會在乎骨子裡頭的國家前途定位 DNA 是甚麼。只不過，為了討好敵國，竟然也可以將終極目標揶揄為神主牌，即使一時可以應付流水般的民意，卻無法贏得選民的信任，特別是領導國家面對外來挑戰的信任感。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果真能取得中國的背書，不知跟我們自來交好的美國及日本，又會作如何感想？屆時，台灣海峽成為中國的內海、台灣成為中國朝貢王朝的附庸，即使僥倖當了總統，也不過是兒皇帝一個。

附錄 4：民進黨的豪賭*

蔡英文在五月班師回朝，民進黨首度召開的全代會將決定黨的權力核心；大體而言，中執委、以及中常委反應的是各派系的實力，由繳交黨費的人數可以往上推估黨代表，因此，選舉結果不至於與事先估計有太大的差距。由於黨主席在中常會必須維持起碼的威望，人頭大戶應該會作順水人情加以奧援。外界比較關切的是『台獨黨綱』是否會被凍結。

近日，以舊美麗島為主的黨員發動凍獨連署，引起黨內一些反彈，而本土社團更是期期以為不可。先前，柯總召在主持最後一場華山會議，忽然提出凍獨的主張，連青壯派都輕浮地稱呼『台獨黨綱』為神主牌，反映黨內有一股蠢蠢欲動的潮騷；也就是說，在馬英九政府支持度低迷之際，民進黨很有機會重返執政，就差中國政策這最後一哩路，必須想辦法跟中國虛與委蛇。

包括謝長廷在內的這些人，基本的大戰略就是結合共產黨打敗國民黨，而民共交流是雙方合作的第一步；問題是，中共是搞革命出身的，又不是請客吃飯，開出來的條件是凍獨。前主席蘇貞昌打定主意，任憑對方再如何曉以大義，就是不放棄跟美國及日本維持民主價值同盟，堅持守住『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底線，當然要面對無情的媒體撻伐。

蔡英文與民進黨沒有多少共同歷史記憶，可以說陳水扁一手提拔的素人，加上經貿談判出身，對於實質政策缺乏強烈好惡，自然對於『台獨黨綱』沒有信念可言，基本立場傾向於所謂的「新中間路線」。事實上，對於馬英九政府經濟傾中的作法，即使附和太陽花學子反對服貿黑箱，不管是 ECFA、還是自經區，她的看法並未有多大的差異。換句話說，面對中資的誘惑、以及台商的壓力，蔡英文含糊其詞，看不出究竟是沒有主張、還是不願意表態。

在全代會前夕，蘇貞昌向蔡英文心戰喊話，指出年初公布的〈2014 對中政策檢討紀要〉是眾人經過八個多月所作出的結論，確認民進黨的基本

* 《聯合報》2014/7/20〈凍獨試水溫，民進黨的豪賭〉。

價值及核心立場，民進黨應該對自己的立場及對主流民意有信心。相對之下，蔡英文被迫宣示立場絕對不會改變，不過，卻也不甘示弱，表示政黨會成長、改變；針對凍獨，她還是一貫「蔡式修辭」顧左右而言他，雖言『台獨黨綱』是目標及理想、『台灣前途決議文』是共識，又反問「台灣意識」如何凍結、或廢除，就是不正面回答凍獨。

要是反對的聲浪過大、不好正面對決，應該是會責成中執會議決，終究還是要看黨主席的意向。如果台北市是代理人戰爭，那麼，柯文哲揶揄「講到台獨黨綱就有點好笑，到現在為止連台獨黨綱都沒有讀過」，而剛被柯延攬為競選總幹事的小英基金會董事姚立明也表示，如果蔡英文競選總統，他會建議凍獨，大概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畢竟，這不是艷艷的牛肉場秀，還不是掀底牌的時候，先在台北市試試水溫再說。

整體來看，在中共的循循善誘之下，民進黨對於改頭換面躍躍欲試；由李登輝當年的歹厝邊到辜寬敏推銷的兄弟之邦，本土人士對於中國似乎有過多的期待。或許是判斷習近平的權力鞏固不太順遂，不少人認為有比較大的討價還價空間。只不過，再如何掏心掏肺，不管是中華民族、還是中華文化，還是跳不出「一個政治中國」的框架。

附錄 5：「我主張台灣獨立」的照妖鏡*

台南市長賴清德日前在議會接受質詢時表示，「我主張台灣獨立、並沒有主張一定要兵戎相見」。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洪秀柱立即把箭頭指向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認為她跟賴清德是在扮演黑白臉。沈寂一陣子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也不甘寂寞，立即跳出來指責賴清德是「沒事挑事端、無事挑釁」。最好玩的是的是立法院長王金平，講了一句聽起來好像很有哲理的話，「維持現狀的態度應該明確、不能有模糊空間」。

面對泛藍政治人物的質疑，賴清德進一步闡述，他的說法是根據民進黨在 1999 年所提出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也就是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叫做中華民國，前途應該由 2,300 萬人決定。這種「中華民國是台灣」的立場，作法或許委婉，不過，基本的立論是民族自決權，因此被稱為「B 型台獨」，在過渡時期借殼上市，應該是勉強可以接受的。

其實，由近年來各民調單位所呈現的國家定位民意，急統與緩統已經陡降到一成左右，希望儘快獨立的則穩定成長為兩成，至於贊成永遠保持現狀者佔五成，而主張先保持現狀、再獨立的也有一成五。因此，蔡英文認為保持現狀是有民意基礎，並沒有錯。話又說回來，如果把堅決支持獨立跟伺機獨立的人加起來，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即使是所謂的永遠保持現狀，應該包括緩兵之計、以及因為前途不明而猶豫不決，因此，如果扣除不同程度的統一，反對統一的人佔了八成以上，如果國際情勢允許，支持台獨的人會相繼出來表態。

打死不退的洪秀柱相當有趣，自從喊出「一中同表」以來，急統的立場表露無遺，連自己人都相繼走避，然而，她卻是越演越賣力，彷彿是要競選特首似的，甚至於還進一步指出中華民國憲法是終極統一，批評馬英九總統的九二共識還不夠、必須再進化。顯然，是否贏得大選不是她的考量，重點在於進行跟中國統一的理念。其實，她在嘲弄反攻大陸之餘，還毫不靦腆地說「台灣早已經反攻大陸」、「是我們統別人、不是被人家統

* 《民報》2015/10/6。

一」，語無倫次、自欺欺人，難怪馬英九趕緊跳出來提醒大家，「談統一的時機並沒有成熟」。

親民黨橘色漂白，儘管打著「維持中華民國現狀」，基調還是「兩岸一家親」，也就是「兩岸同屬炎黃子孫、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不脫「現實的兩岸關係就是國共內戰的延續」、以及「兩岸間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治權之爭」的老調。因此，宋楚瑜除了質疑台獨是否為民進黨要走的方向，在務實的口號之外，只能尷尬地提醒大家他還存在，頂多說說「台灣人當家作主」，絕口不提終極統一。

最奇怪的是王金平，要求各政黨約束從政人員「擱置統獨、維持現狀的態度應明確，不能有模糊的空間」，而且不得以言論自由為名公開發表統獨意見。眾所周知，不管是戰略、還是戰術，維持現狀就是一種模糊的作法，究竟要如何「明確模糊」？更令人納悶的是，過去，國民黨箝制思想、打壓言論，不能高喊台獨，現在，則是在中國的壓制下不能進行台獨，公道伯卻要大家連說都不行，豈不要把台灣帶回戒嚴時期？

中國發現，不管是威脅逼婚、還是利益誘拐都無效，一籌莫展。賴清德只不過是把很多台灣人的心裡話講出來。唯獨藍營政客，自知「反攻大陸」很好笑，卻連台獨的夢都不敢、甚至於不准，人格嚴重扭曲跟壓抑，有夠悲哀。

附錄 6：由和中、傾中、到親中*

台南市長賴清德日前在市議會備詢時神來一句「親中愛台」，其他直轄市長紛紛被迫表態，桃園市長鄭文燦理如出一轍地說他「和中」是為了「保台、挺台」，一向對中國客客氣氣的台北市長柯文哲承認自己是「友中」，而對中國一直保持戒慎小心的台中市長林佳龍則回應必須先「知中」，表明他自來對中國有相當的認識。總統府只由發言人出面表示賴清德的說法跟政府的立場、及社會的態度沒有太大差別、甚至於是一樣的，相當尷尬。

由於賴清德在大選前曾經在市議會三次高喊「我主張台灣獨立！」他早先到中國訪問也曾說「台獨固然是民進黨的主張、但民進黨尊重台灣人民的決定」，同時又指出「（台獨）這個東西是經過社會極大共識，因為陳水扁用這個去選總統，他也當選了，社會到底是先有民進黨才有台灣獨立的主張，還是因為社會先有台灣獨立的主張才有民進黨，解決民進黨的『台獨黨綱』，沒有辦法解決台灣主張獨立的主張」，令一些獨派刮目相看。

其實，賴清德在上海也表達過「合作取代對抗、交流取代圍堵」的期待，後來在議會也說「我主張台灣獨立並沒有主張一定要兵戎相向，中國也要尊重台灣人民主權台灣獨立的主張，殺朱拔毛一直是國民黨的政策，不是民進黨的政策」，轉向並非沒有蛛絲馬跡可尋。然而，馬英九執政八年高舉「和中、友日、親美」，被綠營打為「傾中賣台」，而賴清德竟然可以由「和中」跳過「傾中」、飛象過河到「親中」，名嘴還阿諛為與「一邊一國」相容不悖，藍營當然憤憤不平。

誠然，台灣人與中國人並無血海深仇，只不過是因為國民黨與中共鬥爭失敗來台，雙方為了爭奪中國的正統你死我活。現在，國共兄弟黨既然一笑泯江湖，台灣人自然沒有仇視中國的道理。事實上，中共在抗日時期把還台灣人跟朝鮮人當作「被壓迫的民族」、願意協助掙脫日本殖民統治，

* 《台灣時報》社論，2017/6/10。

取得政權後卻立場丕變，甚至於揚言血洗台灣，令人生厭。特別是在台灣民主化後，中國不僅文攻武嚇、還外交封鎖、經濟羈絆，連新生的一代都反感。

民進黨雖然有『台獨黨綱』，不過，從陳水扁的「新中間路線」到蔡英文的「維持現狀」，基調是『台灣前途決議文』所揭示的「台灣已經獨立、國名叫中華民國」，也就是所謂的「華獨」。如果說陳水扁政府是「借殼上市」，馬英九政府的「一中各表」是自我麻醉，而蔡英文政府則是將中華民國「甲你攬牢牢」。問題是，不管是虛與委蛇、還是抱殘守缺，只要不接受統一、自我矮化為地方政府，連終極統一都被中國視為 B 型台獨。

我們必須指出，蔡英文要中國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其實就是向馬英九的一中各表靠攏，先安內再攘外。前副總統呂秀蓮近年倡議中立和平，至少在表面上有不偏不倚的意思，不願意被任何一方頤指氣使。賴清德直搗蜂窩，在統獨的光譜上比蔡英文的曖昧更直接，似乎判斷只要貼上「愛台」的標籤就可以打預防針。只不過，即使「親中」可以促成「台獨」，那會是怎麼樣的想像？假設中國幫助台灣加入聯合國，以交換台灣成為中國的附庸，也就是臣服中國的朝貢體系，那樣的代價又伐得來嗎？

參考文獻

- 外交部，n.d.。〈世界各國名稱一覽表〉（http://multilingual.mofa.gov.tw/web/web_UTF-8/almanac/almanac2007/html/12-14.htm）（2017/6/8）。
-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n.d.。〈站內查詢〉（<http://www.boca.gov.tw/mp?mp=1>）（2017/6/8）。
- 施正鋒，2017。《轉型正義與族群課題的他山之石》。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 陳茂雄，2017。〈獨派與綠營〉《台灣時報》5月29日（<http://www.twtimes.com.tw/?page=news&nid=646292>）（2017/6/18）。
- 鄭景雯，2016。〈戴立忍聲明：從來不是台獨份子〉中央社，7月15日（<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07155021-1.aspx>）（2017/6/20）。
- Bolívar, Simon. 1819. “Excerpts from Simon Bolívar’s Speech to the Congress at Angostura, 1819.” (<http://www.paulrittman.com/BolivarAngostura.pdf>) (2017/6/20)
-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201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plomacy in Action: Independent States in the World.” (<https://www.state.gov/s/inr/rls/4250.htm>) (2017/6/8)
- Bush, George. 1992. “Statement on United States Recognition of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s.” April 7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0810>) (2017/6/17)
- Caspersen, Nina. 2012. *Unrecognized States*. Cambridge: Polity.
- Coggins, Bridget. 2014. *Power Politic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Dynamics of Recogn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awford, James. 2006. *The Creation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Declaration on the Guidelines on Recognition of New States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1991.*
- Declaration on Yugoslavia and the Guidelines on the Recognition of New, 1991.*
- Fabry, Mikulas. 2010. *Recognizing State: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States since 177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ackson, Robert H. 1990. *Quasi-states: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rasner, Stephen D. 1993. “Westphalia and All That,” in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pp. 235-6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rasner, Stephen D. 1999.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ynch, Dov. 2004. *Engaging Eurasia's Separatist States: Unresolved Conflicts and De Facto State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 1933.

Murphy, Alexander B. 1996. "The Sovereign State System and Political-territorial Ideal: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onsiderations," in Thomas J. Biersteker, and Cynthia Weber, eds. *State Sovereignty as Social Construct*, pp. 81-1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quin, Jonathan. 2010. *A Stable-seeking Power: U.S. Foreign Policy and Secessionist Conflicts*.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Pegg, Scott. 2000. "The 'Taiwan of the Balkans'? The De Facto State Option for Kosova." *Southea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1, No. 2, pp. 90-100.

Rotberg, Robert I. 2002. "The New Nature of Nation-state Failur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3, pp. 85-96.

Smith, Michael E. 2006. "How Do Archaeologists Compare Early States?" *Reviews in Anthropology*, Vol. 35, pp. 5-35.

Spencer, Charles S. 2010. "Territorial Expansion and Primary State Formation." *PNAS* | April 20, vol. 107, No. 16, pp. 7119-26.

Wikipedia. 2017. "Dependent Territo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pendent_territory) (2017/6/8)

Wikipedia. 2017. "List of Sovereign Stat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sovereign_states_by_date_of_formation) (2017/6/8)

Wikipedia. 2017. "List of Sovereign States by Date of Form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sovereign_states) (2017/6/8)

Wikipedia. 2017. "List of Diplomatic Missions in Somalilan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diplomatic_missions_in_Somaliland) (2017/6/17)

Wikipedia. 2017.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Kosov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recognition_of_Kosovo) (2016/6/17)

Wimmer, Andreas, and Yuval Feinstein. 2010. "The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across the World, 1816 to 200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5, No. 5, pp. 764-90.

Independence and State Recognition

Cheng-Feng Shi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digenous Affairs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Shoufeng, Hualien, TAIWAN*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we shall start with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process of state-formation. After examining the importance of state-recognition, we shall look into how the powers have extended their recognition to newly created states,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prac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Finally, we shall probe what obstacles the Taiwanese are facing in the way to state-making.

Keywords: state-making, independence, diplomatic recognition, Taiwan, United States